

霍普特曼小说选

封面设计：秦 多

霍普特曼小说选

Huoputeman Xiaoshuo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统一书号：10100·111·00100

字数 23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1}{2}$ 插页 2

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400

书号 10208·217

定价 2.10元

译 本 序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运动，这就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自然主义主张在创作中以科学实验的态度纯客观地记录社会生活现象，如实地描述人们特别是小人物的生活细节。这样，便在创作方法和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等问题上引起了一场大论战。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德等国所有重要作家都卷入了这场文艺的大论战。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就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自然主义运动初期的功绩在于它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联，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象，是当时强大的工人运动在艺术上的反映。但是，它所提出的创作方法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把文艺创作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等同起来，这就不能不是一条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死胡同。对于这一派的作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用现实主义来克服自然主义。霍普特曼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纵观他的毕生创作，不难看出，霍普特曼正是一位从自然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作家。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在德国文学史上首

先是作为戏剧家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但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

霍普特曼生在一个开饭店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祖父当过织工。在耶那大学读书时，他曾参加过一个以研究空想社会主义为主旨的革命的大学生团体。年轻的霍普特曼虽然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意识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在政治上他又拥护工人阶级的党。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当时德国的风云变幻。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不能逃亡国外了。他留在德国没有走，却始终坚定不移地反对法西斯主义暴政，成了一名所谓“国内流亡者”。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法西斯政权被推翻以后，他对德国的民主的复兴抱着极大的希望，并准备投身于这一宏伟的事业，不幸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逝世了。

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织工》和《獭皮》等剧作享有世界声誉。在他所写的四十四部剧本中，至今仍有十部左右历演不衰，一直被列入剧院的保留节目中。在他逝世以后，他的中短篇小说被编为一集出版，这部小说集收有十一篇作品，共四十余万言。我们看到，作家从一八八七年二十五岁发表短篇小说《狂欢节》，直到一九四四年八十二岁高龄写成《迷娘》，小说创作伴随了他一生。文学史家公认，霍普特曼的小说《道口工梯尔》、《使徒》、《索阿那的异教徒》和《魔影》等，都是不可多得之优秀之作。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就是由上述小说集中选出

七篇編集而成的。其中《道口工梯尔》，无论从艺术特色还是思想深度来看，都可算是霍普特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短篇小说《道口工梯尔》于一八八八年四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作品一问世，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小说的故事取材于他周围环境中劳动者的生活。

道口工梯尔死了妻子，身边只有一个男孩。他第二次结婚了，后妻莱纳蛮横、霸道，好吵架，但很有性感。梯尔一味迁就她，但他却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他前妻留下的儿子。他内心的矛盾十分激烈：对后妻的愤怒使他转向对早死的前妻的无限怀念；同时又摆脱不了后妻的性感。后来，当他看到莱纳虐待他的儿子，特别是当莱纳有辱做母亲的责任，致使他的儿子死于火车轮下时，他才彻底摆脱了她，他把她杀死了，他自己也发疯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道口工梯尔的所谓“生活环境”，日常的家庭琐事，主人公的家庭纠纷和主人公的内心矛盾，——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原则的。但是，从这篇短小精悍的作品中所安排的叙事气氛和紧张情节，从其中寥寥数笔就突现出来的主人公的性格等方面，人们又不难看出，作家并没有局限于自然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原则，而是抛开了无足轻重的表面现象，排除了单纯的细节描写，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物内心冲突的刻画上。在这里，道口工梯尔内心所经历的一切，使他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性格发展过程，成了最主要的东西。无疑，从创作方法上看，这里是具有现实主义成分的。

就自然主义文学而言，精确的观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基础。但是，仅靠精确的观察，还不能造就真正的艺术家。为了塑造典型的形象，作家必须同他所刻画的人物发生感情的交流。这正是霍普特曼创作的第二个特征：一方面把人物的感受化为己有，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感受灌输给人物。梯尔的形象便是在这种同步体验下创造出来的。

道口工梯尔是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人物，他代表着大量没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小职员。这种人站在极平凡的岗位上，无不克尽职守，但对周围的新鲜事物缺乏敏锐的感觉，思想被束缚在狭隘保守的观点上。梯尔的悲剧完全是他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道口工梯尔》显示了作家的戏剧天才。众所周知，戏剧冲突是戏剧的发条、戏剧的推动力，没有戏剧冲突便没有戏剧。梯尔的内心冲突恰恰是在极高的艺术概括中被描绘出来的。同时，小说的各个场景，一环紧扣一环，情节一步紧接一步向前发展，也明显地表现出戏剧创作的特征。

霍普特曼的其他小说，如《使徒》、《索阿那的异教徒》、《魔影》和《迷娘》，也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着力于刻画心理冲突；作家和人物的感情融为一体；写小人物，塑造社会的典型；独具的戏剧特色。所不同的是有的小说又采取了德国文学中常见的框架结构，即在第一人称的直接叙事者的故事里又有另一个第一人称的间接叙事者。《公园里的枪声》便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种结构适于写个人的经历和回忆；通过两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的直接感受，人们对所听

到的故事会感到更为亲切，被描写的人物也显得更为逼真，动人。

霍普特曼的文学宣言是自然主义，但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却始终是一场为现实主义的胜利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在各国的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和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主张形成矛盾的情况，不乏先例。关键在于作家力图忠实反映现实的艺术良知是不是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霍普特曼脚踏实地的创作态度终于使他成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而且到了晚年更从纳粹法西斯崩溃的现实看到了人类的希望的前景，从而进一步认识了自然主义文学道路的局限性，这是对霍普特曼的创作和生活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便会有的结论。

关惠文

一九八四年七月于北京。

目 次

译本序	关惠文 1
狂欢节	1
道口工梯尔	26
使徒	65
索阿那的异教徒	84
魔影	185
公园里的枪声	312
童话	368

狂欢节

船帆匠基尔勃洛克结婚已一年了。他在湖畔有一笔可观的产业：小房子，院子，花园和一些耕田，牛棚里有一头母牛，院子内鸡鸭成群，猪圈里还有三头今年要宰的大肥猪。

基尔勃洛克比他的女人年长一些。尽管如此，他生活的兴趣较之他女人毫不逊色。基尔勃洛克和她，犹如婚前一样，都酷爱跳舞。基尔勃洛克惯于这样说：“小玛丽，我说，那种结了婚便如进了修道院的人真是傻瓜，”他那雄健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他女人丰满的身体补充着说，“而我们这里饶有趣味的的生活，现在才开始呢。”

事实也如此，除了短暂的六个星期之外，这对夫妇新婚的第一年过得如同一个节日一样。就连这六个星期也只是使他们的生活稍有改变而已。每当华尔兹舞曲的旋律，随着风飘入这家偏僻的小屋子的窗户时，他们就把婴儿交给祖母，兴冲冲地出去参加舞会了。

不但村中举行的舞会，基尔勃洛克夫妇次次都参加；而且连邻村举行的舞会，他们也很少错过。如果祖母病了——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便不得不将这个“不识时务的小家伙”也带到舞厅中去。然后只要行的话，

他们在舞厅中给孩子安排一个地方，一般是安排在两个椅子上面，在椅子的靠背上挂上围裙和头巾应急地用来遮挡灯光。就这样，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乐器的一片吹打喧闹声中，在跳舞者的一片欢笑杂沓声中，在一股烟尘酒味的气氛中经常睡过一个又一个的整夜。

在场的人对此感到很诧异，船帆匠则总是这样回答：“这样做，他还是基尔勃洛克爸爸妈妈的儿子，懂吗？”如果小古斯塔夫哭闹起来，他母亲便在业已开始的一轮舞蹈结束之后，立即冲过来拉起孩子，把他带进那阴冷的前室。在那里她坐在扶梯的踏级上，或者另找一个地方，把她那因为喝酒跳舞而热得滚烫滚烫，累得喘息不停的乳房凑到孩子的嘴里。孩子贪婪地把乳汁吸吮一空。孩子一吃饱，常常会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给两位父母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因为孩子的这种快意持续不了多久，便会深沉得象死了一样地睡去，直到次日早晨才醒过来。

夏季和秋季一晃便过去了。有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夜，当船帆匠走到大门前时，大地已披上了银装。针叶林的树梢上白雪皑皑，这一片松林围着湖和他所居住的小村子的平原。

船帆匠心中暗暗得意。冬季是他最欢喜的季节，雪使他想起白糖，白糖又使他想起格洛克那种美酒，格洛克又引起他脑海中对节日温暖明亮的房间的联想；尔后那种联想又立即把他带到冬季人们习惯庆祝的美好的节日中去了。

他暗暗高兴地瞧着那些前进缓慢，行动不便的小船，因

为湖面上已结起一层薄冰。“冰马上就会结得厚厚的，于是我最美妙的时刻便来到了。”

如果把基尔勃洛克先生简单地看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那就错了。恰恰相反，在干活时他比任何人都勤勉。如果因为湖面封冻而使船舶航行和其它有关的活计突然整月、整月停止的话，他对此也毫不埋怨，而是在这空闲中看到一个值得欢呼的，深受自己欢迎的机会。

他嘴中衔着短烟斗，烟斗中喷着一团团烟雾，走下湖岸的斜坡，来到湖边。他用脚轻轻地踩了一下冰。——出乎他意料之外，稍加压力冰立即就破碎了。尽管船帆匠只是相当小心地试了一下，但还是差一点掉到湖里去。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斗，便咒骂着往回走了。

一个一直瞧着他的渔夫朝着他喊着：“船帆匠，你想溜冰了？”

“一个星期之后，为什么不能呢？”

“那么，我想买一张新网。”

“究竟为什么？”

“这样，我可以把你捞起来，因为你肯定会掉在湖里面的。”

基尔勃洛克痛快地笑着。正要想回敬这渔夫几句，他女人叫他去吃早饭。在回家的路上，他老是这样想着，他倒想尝尝洗冷水澡的味道，因为干这类事情他还是门外汉。

基尔勃洛克全家进着早餐。

老祖母在窗前喝着咖啡。一个绿色的小方箱子被当作

她的搁脚凳垫在脚下，她不时微张着双眼，担心地瞧着这个箱子。现在，她正颤抖着那细长干瘪的双手，打开身旁小桌的抽屉，动作把握不住地伸进抽屉摸索着，直到她的指头中间夹出一芬尼硬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脚底下的那个小箱子的青铜箱口中。

基尔勃洛克和他的女人观察老人的一举一动，两人心照不宣地点着头。就如平常一样，早晨当老人在抽屉中找到这对夫妇经常忘记替她丢到箱子里去的钱时，她那呆板、干瘪的脸上便掠过一丝内心满意的表情。

就在昨天，这位年轻的太太为此又把一个马克兑成了芬尼，她大笑着让他男人看这些小钱。

“妈妈真是一个很好的储蓄箱，”基尔勃洛克说着，他那贪婪的目光向绿色的小箱子投去，“谁能知道，这里头还有不少东西，还会有很多钱。一旦她死了，我们便会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对此你可以完全放心。当然上帝保佑她不死。”

基尔勃洛克的话在这位年轻的妇人听来很入耳。她站了起来，摇摆着裙子，轻轻地哼起一支曲调：“到非洲去，到喀麦隆，到安哥拉……”

一阵猝发的狗叫声打断了她的歌声，洛脱，这条褐色的小狗，离这只绿色的箱子太近了，因此被老人踢了一脚。这对夫妇放声笑着，而洛脱夹着尾巴，佝偻着背脊，样子可怜地钻到炉子后面，不住地猜着

老人口齿不清地骂着这条狗，基尔勃洛克冲着这个耳

朵不十分方便的老人大声叫着：“对啊，妈妈。这条狗嗅到的东西，是你的箱子，这箱子是你所有的，谁都不该碰一碰，就是狗和猫都不准碰，是吗？”

“这是警惕，”他满意地说着，接着便随着他女人走进院子，瞧他女人给牲畜喂食，“我们一文钱也不会少掉，不是吗，小玛丽？”

玛丽忙着搞饲料，尽管天气寒冷，但她还是高高卷起了袖口和裙子，她那健康、丰满的肢体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基尔勃洛克默默地满意地瞧着他女人，心头正享受着那种由于他母亲的吝啬而对他的前途带来的安慰。此刻他正陶醉于那种使他十分愉快的情景。他暗暗高兴地眯着两只欢悦的眼睛，打量着那肥猪厚厚的背脊，在他的头脑中这些猪已成为腿、香肠和新鲜肉片了。接着他巡视了那个被白雪覆盖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给基尔勃洛克一个用洁净的桌布覆盖着的餐桌的印象，桌子上面堆满了烤鸡、烤鹅、烤鸭，尽管这些成群的鸡鸭还活着。

玛丽太太悉心于给她的禽畜喂食。有好长一段时间，从大门里传来孩子可怜的哭喊声。这种情况使她实在无法干活了。她把家中六畜兴旺看作愉快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把孩子只不过看成这种愉快生活的障碍而已。

这是狂欢节的日子。全家正在用咖啡。只有一岁左右的小古斯塔夫在地上玩耍。他们做了煎饼，大家心情都很好，一方面是因为煎饼美味的缘故，另一方面因为是星期六，而最主要的是今天他们将参加村子中举行的化妆

舞会。

小玛丽将扮作一个园丁，她的一套衣服业已挂在散发着巨热的灰色大壁炉的旁边。这个壁炉中的火，从一个月前从未有过的大寒以来一直是整天不息的。这次大寒使湖面也封冻起来，以至满载货物的卡车也能绝无危险地在上面行驶。

祖母和往常一样蜷缩在窗边她的宝贝上面，洛脱这只小狗被炉子的火光照得通红，它躬着身体躺在炉门前，炉内不时发出轻轻的喵喵声。

今天的化妆舞会据说是今年冬天最后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在这次盛大的化妆舞会中，大家一定要玩个痛痛快快。

迄今为止，今年冬天过得最舒畅了。基尔勃洛克夫妇在自己家中、在别人家中，度过了节庆、舞会和宴会，仅仅只干过几次小活。钱包渐渐瘪了下来，牲畜也慢慢少了起来。这种情形势必影响这对夫妇的情绪。

自然，他们常常会从对来年夏天收获的憧憬中得到安慰；特别当想到那空空如也的钱袋时，只要瞟一眼祖母的钱箱，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就会消失。

老太太脚下的绿箱子，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这对夫妇都显示出巨大的安慰力量。猪如果染了瘟疫，他们便会想起这只绿箱子，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要是船帆布涨价了，或者顾客减少了，他们也会想到这只绿箱子，于是又会得到安慰。

只要这对夫妇发现家计似乎显示出逆差时，他们还是以对这只绿箱子的畅想来排除那种对此的重重忧虑。

确实，这只箱子激起了令人神往的种种遐想，以至他们惯于把何时能开启这个箱子看作他们生活中最兴旺的一刻。

对于如何使用这箱子中所有的钱，他们早就作出了决定。首先，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用于也许是去柏林的大约为期一周的痛快的旅行。旅行时当然不能带小古斯塔夫。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能把孩子安放在潮彼岸的斯丹盆村的亲友家中。

一讲起这次旅行，这对夫妇的心头真是充满了欢乐的激情。男的认识，这是一次必然十分舒适的旅行；而女的则讲着莱恩茨马戏团，讲着哈绳海特和其它娱乐的地方，她陶醉在她少女时代的回忆中了。

如同往昔一样，今天他们又讲起了关于这次旅行的话题，这时古斯塔夫却以他奇怪滑稽的表情把他们谈话兴趣吸引到他自己身上来。他举起了他那两条尽是裂口的手臂，好象想说：“听！”在他肮脏的嘴巴中发出了犹如癞蛤蟆一样的叫声。

父母竭力忍着心中的高兴，久久瞧着孩子滑稽的举动。最后他们终于感到孩子闹得太过分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响得使古斯塔夫吃惊地哭了起来，响得连祖母也转过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来。

“嗯，别哭，傻孩子，别哭。没有人敢来欺侮你的，”母亲

安慰着，她穿着红色的紧身衣站在孩子面前，看上去已有几分女园丁的样子了。“你究竟在搞些什么，”她接着说，“你的身体和臂膀就象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摆个不停，好象你舅舅逮到的兔子。”

基尔勃洛克刷着晚上要穿的黄色燕尾服，含笑地声明着：“湖。”他在说“湖”！

从窗外确实不时传来时大时小的犹如低音喇叭那种悠长的声音，这是巨大的冰层下面的水浪冲击声，孩子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正学着这种声音。

越是傍晚将近，他们就越发喜形于色。他们相互帮着穿衣服，插科打诨、疯疯癫癫地相互取笑着。这一套，在长期的寻欢作乐中，基尔勃洛克已学得得心应手了。

这位年轻的太太不住地笑着。但当她看到基尔勃洛克拿出来那张画成灰白色的鬼脸的面具时，玛丽的心头猝然为一种恐惧所袭。基尔勃洛克把那张假面具戴上，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要教训教训那种胆小如鼠的人。

“把你的面具拿开，我请求你，”她浑身颤抖地叫道：“你看上去象一个入土已有三个星期的死人一样。”

他老婆的恐惧使他很高兴，他双手捧着这具鬼脸儿随着她转，因此不管她的脸别到什么地方，那鬼脸儿一直晃在她的面前。最后她真的生气了。

“上帝呀，我不愿看到这种鬼脸，”她哆嗦着，双脚蹬着地面，而基尔勃洛克捧腹大笑地一屁股倒在木椅上，木椅吱吱作响，差一点被压坏了。

他们终于穿戴完毕。

他——一个“缢死鬼”：黄色的燕尾服，天鹅绒裤子和扣带鞋子，头上放着纸盒盖做的里面塞着鹅毛的墨水瓶。

她——一个园丁：平滑的头发上套着常春藤和纸制的玫瑰色花环。

时针指着七点时，他们就出门去了。

遗憾的是古斯塔夫这一次一定得带去。尽管“女园丁”为此感到心情不舒畅。

祖母最近中风了，因此一点点活都不能给她干，但在万不得已时，她还得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因此她的精力已衰竭了。

他们给老人端来了一点吃的东西，放在灯下的窗板上，于是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直到次日的早晨不去过问这个老人。

他们与老人告别，凑到她的聋耳旁边高声叫道：“我们走啦！”没多久，坐在窗前的老人和躺在炉边的洛脱变成这屋子的主人，基尔勃洛克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那口旧钟的钟摆嘀哒、嘀哒有节奏地摆着。老人沉默着或者用刺耳的声音单调地祈祷着。洛脱躺着，不时地发出猜猜的声音。此刻户外传来湖下隆隆作响、清晰可闻的水浪声，湖面被周围黑墨似的松岗裹得严严实实，湖上象明镜似的冰层在明月下闪烁着白光。

基尔勃洛克夫妇踏进舞厅，受到一只吹奏曲的欢迎。

“缢死鬼”引起了非同一般的轰动。女园丁们，女商贩